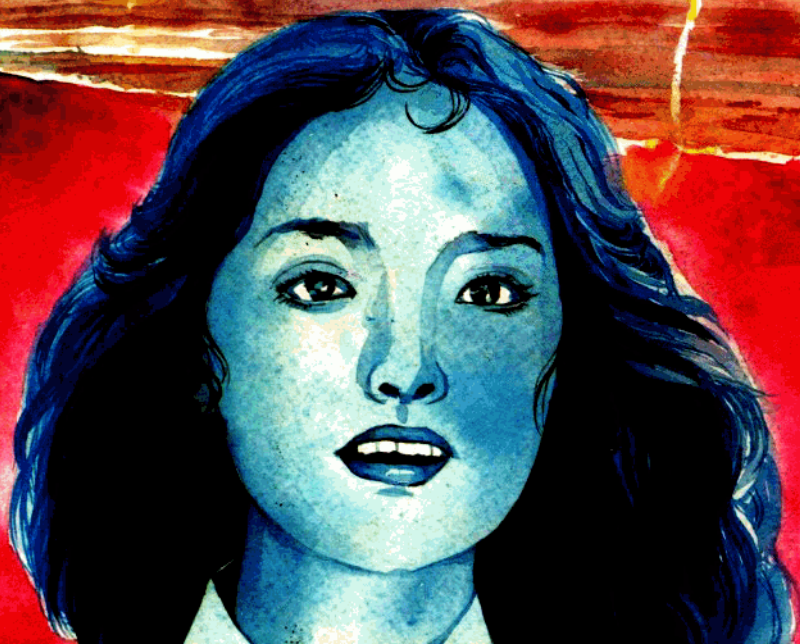


神奇傳真

《湖濱現形》寒如霜 / 著



神奇傳真

《湖濱現形》

寒如霜 / 著



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

目 錄

湖濱現形女鬼戀情·····	三
女冤鬼串演仙人跳·····	六〇
哭聲女鬼驚走情侶·····	八〇
女鬼罔市塞場爭春·····	九九
女星冤鬼借髮復仇·····	一三一
上吊女鬼吞茶救火·····	一五九
車禍男鬼吃牛肉乾·····	一八四
鬼圳無鬼人在弄鬼·····	一九六

湖濱現形女鬼情戀

陰陽相隔不能相愛

託夢妹妹代爲照顧

高雄市澄清湖畔，不論是星期假日，總是人們最嚮往最熱鬧的一個地方，一雙雙、一對對……。

夜、秋夜。

繁星點點、斜掛了一輪彎月。

入夜之後，也變得幽靜安祥的多了。

× × ×

一路上夜風似水，却帶來了幾分寒意。看！那路旁的兩旁楓樹，枯黃的樹枝和透頂的楓

葉，在冷風襲擊之下，顛添抖動，真使大地平添了秋的感覺。

陳志文漫步在人行道上，朝着九曲橋方向前進。

他是個英俊的年輕人，在就讀於××專科學校中文系，平日喜歡寫作、擅長詩詞、散文之類的小品文章，常見於報章雜誌。

今夜，他踏着月色，似乎想捕捉些靈感。

走到澄清湖畔，過往的行人也就更少了，路燈倒映於水中，高大的樹幹、巍然聳立於湖中。遠處閃亮的燈光，就像飄浮的幽靈，薄霧如烟，籠罩了一片淒涼。

陳志文心想：

「好個夜景。」

他恨不得有枝化神妙筆、把這如畫的夜色、盡放入在已擁有的作品中。

突然，他目光如炬的一亮，他看見了一個穿白衣服的長髮女孩、徘徊在湖畔的另一端。

這女孩、好大的雅興，倚在欄杆上，默默的望着那秋水湖畔。單看那女孩的背影，陳志文就已斷定，必然是一個美麗、出俗動人的女孩子。

他滿懷好奇，移動了漸快的脚步，來到了離女孩子不遠的地方，同樣也倚着欄杆上，偷

偷偷地看着她、那女孩似乎像一尊石膏像似的、目光動也不動看着那橋濱湖水。

在路旁水銀燈的照射之下，在那白晰的臉上，彷彿不見血色、但那張臉孔真美、細長的雙媚、微聳的鼻樑、長髮飄逸、那豐實的身段和臀、加上一身全白的長裙、真有似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。

陳志文看得怔住了，如此脫俗飄逸的女孩子、的確僅爲他生平所見。

女孩子瞅了他一眼、離開了欄杆、往湖畔森林方向走去。陳志文見狀、猶似不肯放棄的尾隨她身後，保持了五公尺的距離。

微風陣陣地從她身旁拂過，提起了她的長髮和衣裙。她停下腳步、用手梳攏了一下頭髮、緩緩地轉過頭來，又見陳志文、此間，嘴角上似乎還露出了一絲笑容。

陳志文的精神一振，心想、這不是像小說裡的艷遇嗎？良機更不可錯過，他忽然地壯大膽子，疾步上前，走到那女孩的身側。

他低聲說：

「小心樹幹。」

那女孩羞澀的笑說：

「謝謝。」

陳志文問說：

「一個人散步？」

那女孩甜甜的說：

「嗯！」

又倚着湖畔的欄杆上。

陳志文跟了過去，想找些話題和她聊聊，可是、平日自負有口才的他，也產生了無從啓口的感覺。

這麼美麗的夜色，如此的良景，面對着如此飄然欲逸的女孩子，他總不能隨隨便便講出膚淺的話來，破壞了整個氣氛。

× × ×

在燈影下，二人皆默默地倚着欄杆，瞭望着湖畔對岸的樹影。

陳志文忍不住了，爲了吸引那女孩的目光，輕咳了一聲，說：

「時常一個人來這兒？」

她搖搖頭，話氣輕柔淡淡地：

「不常。」

陳志文吸了一口氣說：

「我也不常。」

「可是……美景良宵，常會帶給人一些傷感，使人不忍心留連。有時候人們却又想找些傷感，來懷念過去。」

那女孩的目光，淡淡地望了陳志文一眼，說：

「是嗎？」

陳志文坦直不諱的說：

「我是個愛好寫作的人，照理說：在這夜色良宵中，應該文思疊起。但是，我現在存在腦海裡的却是空空洞洞，彷彿什麼也沒有，只覺得內心的情感，如這散佈在茫茫的夜色中，飄出了體外。」

那女孩眼光仍然看着湖畔上的燈影，似乎帶了幾分幽怨的說：

「我以前也喜歡寫作，哦……那應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，現在想想，除了惆悵之外

，又有留下些什麼呢？」

陳志文疑問的問：

「好多年以前？……」

妳現在的年齡也不大啊！」

那女孩輕吟詩道：

「雲裡不知日月……」

突然她又笑了笑說：

「至少，我年齡比你還要大。」

陳志文猶疑的說：

「可能嗎？我今天二十三歲了。」

那女孩輕聲細語的說：

「二十三歲……」又說：

「我在二十三歲時，什麼也都不懂，那就跟你現在一般的樣子？……」

那女孩又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時下的年輕人，總比以前成熟的多了。」

陳志文聽了她那老氣橫秋的語調，心中暗暗的好笑，心想，年輕的女孩子都喜歡說老，看她的模樣，無論從任何角度看，也不會超過二十歲。

「妳別儘裝老賣老的好不好？」

這時，那女孩檢起了一片被風吹落的楓葉，輕捻在手中：

「老與小，又有什麼差別呢？生命就像樹葉片面的輪紋一樣，有的幾經寒暑，早就枯萎了。」

回憶的嘆了口氣，繼續說：

「記得小的時候，我曾在此湖畔邊，檢到了一片非常漂亮的楓葉，高高興興的帶回家，夾在書本裡。第二年的秋天，我又到了此湖畔邊，見那楓葉殷紅，但我突然想起了書本裡的那片紅葉，回到家裡，打開一看，那片楓葉早就枯萎了。而今年落下的，不也是要枯萎嘛？早落晚落都是一樣。只不過當時的印象中是美麗的，供人懷念欣賞罷了。」

說完，她淒楚的笑了笑，輕輕地那片落葉，拋進了湖水中。

陳志文不同意她的見解說：

「妳說的都是些消極的想法。」

接着又鼓勵的說：

「妳爲什麼不會想到，楓葉如果落了、枯萎了，仍然還有再長出來的時候，而且綿密不絕，日新又新，這才是生命的真諦。」

她悲觀已極的說：

「每個人的遭遇不同，你不是當事人，怎麼瞭解我話中的含意呢？」

陳志文用誠摯的語氣說：

「何不把妳的遭遇告訴我，讓我來分擔妳的憂愁。」

她閃着眸子說：

「算了！我的事不提也罷。」

轉爲話題的又說：

「談談你，好嗎？我喜歡聽些比較有朝氣和動人的故事。」

陳志文「哈！」的低笑了幾聲：

「我？」

「我自己的事是備備碌碌。缺善可陳，際遇平凡，既無光輝的過去，也不見得有轟轟烈烈的未來，怎值得一提呢？」

她笑着說：

「再談談你的戀愛故事！如何？」

陳志文抬頭看了看那天上已微弱的星光，說：

「我根本未曾真正地戀愛過……。」

又抱怨的說：

「雖然有滿腹的熱情，但却找不到一個可以奉獻的知音，所有的故事，全是等待和寂寞。」

她幽幽地歎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哎！」

「能夠等待，就有希望。偏偏就有些喪失了等待權利的人，寂寞也就更難排解了。」

陳志文憐惜的問：

「妳說的是妳自己嗎？」

她未肯定的下定言，說：

「難講！」

陳志文看她的神情，就已斷定她有很重的心事。問她：她又不肯說，難道這麼美麗脫俗的女孩，竟有傷心慘痛的遭遇嗎？

陳志文關心地，再心再問一次：說：

「我的力量很微小，未必能幫上妳的忙，但是，我有一片至誠，至少，能夠給妳精神上的支援，何不把妳的事情告訴我呢？」

她似乎有意的閃着話題說：

「改天吧？」又說：

「有的事，不知道的更好，又何必一定要徒增傷心和絕望呢？」

陳志文傻傻地問：

「我們還會再見面嗎？」

她挑逗着的說：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難道妳不願和我見面嗎？」

陳志文興奮的不知所以然的握住了那女孩的手，說：

「太好了……」

「那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呢？」

她肯定的回答說：

「下週禮拜的今天，晚上十二點，我們仍然在這裡見面。」

夜深露重，陳志文握着她的小手有些冰涼，他不禁憐惜地說：

「下次要多穿些衣服，不要着涼了。」

她的聲音低得不能再低的說：

「謝謝你。」

「我也該回去了。」

陳志文依依不捨的說：

「不再多聊一會兒？」

她抽回了被握着的小手，羞澀的搖搖頭，又深深地望了陳志文一眼，目光中帶有幾分情

意，然後，轉身就離開了。

此時，陳志文才急急的問：

「還沒有告訴我妳的名字。」

她走遠的聲音，回答着：

「王桂蓉」

陳志文自我說道：

「我叫陳志文。」

她走得很快，陳志文的語音才漸漸的落下，她已經走了好長的一段距離。她走路的姿態很美，婀娜多姿，長裙洩地，看得陳志文目曠神怡。

他心想，這真是個奇妙的夜晚。

× × ×

整整一個禮拜，陳志文的心理，始終無法穩定下來，全是浮動着王桂蓉那美麗、婀娜多姿的身影，可說是茶飯不思、睡也不寧。

他砌磋着，是否已經愛上了王桂蓉呢？

每天盼望，好不容易的日子來臨了，和桂蓉約定的時間，他提前的來一個小時，到了湖畔。

夜景依然，寒意深重。

來往的行人也更少了，只有陳志文那碩長的身影，依着欄杆，倒映於湖中。

他站在上次相同的地點，背着欄杆，靜靜的期待，期待着王桂蓉的情影，突然地躍入了他的眼簾。

他徬徨着、期待着、等着、那時光好不難挨。終於，在那二旁矗立楓樹的道路上，有一團白色的身影閃動着，慢慢地接近……。

陳志文心中暗喜，興奮的呼喊著：

「是她！是她！」

那美麗的情影，高貴而脫俗……在他的腦海裡，是絕對熟悉的。

他埋藏了千言萬語，終於到了相對的時刻，陳志文却興奮的無從開口，二人默默地對觀了半晌，王桂蓉這才展顏，露出了笑容。

她輕輕地問：

「好嗎？」

他破口而出的說：

「不好！」

她不解地問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他說：

「想妳，盼望着和妳見面，想得我都要發瘋了……」

陳志文暗自的驚訝！怎麼如此他把心思給表明了呢？幸好，王桂蓉並沒有不悅的表情。腳步輕移地坐在湖畔的涼椅上，陳志文跟了過去，在她的身旁坐下，只見她，在這蕭瑟的冷風裡，仍然穿着上次那套白衣裳，顯得不勝單薄，他趕緊脫下外套，披在她的肩上。

她柔聲輕盈的說：

「謝謝你，我不怕冷。」

陳志文親切的關心說：

「那怎麼行？萬一着了涼，怎麼辦？」